

春
在
堂
禱
文

春在堂雜文六編一

德清俞樾

錢唐學記

錢唐古縣也縣之有學肇始於宋紹興遷建於明洪武
代有修葺碑記具存可無贅也咸豐季年粵賊陷杭學
燬於兵收復之後與府學仁和縣學同時重建而大難
初夷物力未裕粗還舊觀苟美苟完及今垂三十年旁
風上雨日就撓頽光緒十四年紳士前侍郎朱公等請
於中丞崧公修葺府學仁和學工大費鉅錢唐學未遑
兼顧及十七年五月淫雨兼旬大成殿東廡及明倫

堂皆圯而文冒門上穀祠鄉賢名宦諸祠亦積毀過半於是教諭葉君訓導袁君珩於錢唐令伍君請於護撫劉公署藩司黃公都轉惠公發錢五百萬爲繕完之費而以前侍郎朱公及楊君文瑩王君同丁君丙董理其事其監視工作者鄒君在寅張君景雲宋君元煦陸君家驤也鄒君熟於杭之故事乃謀於朱公曰學宮之東舊有褒忠祠今其鄰地新設太平營侵占祠地又於祠基建立廬舍闔扇埜連轉與學宮若不相屬其學中廊屋亦爲書斗竊質於人於學宮之西私闢一巷以隔絕之東西兩路儼成通衢此侵地之宜復者也舊制明倫

堂及 崇聖祠忠孝祠土穀祠位置皆未得宜所立宮
牆第一流石坊在西面河沿葢舊制卽以此爲泮池也
今泮池已改鑿於櫺星門外則石坊虛立轉泮文明之
氣此規制之宜正者也今請自宮牆起由泮池而櫺星
門戟門 大成殿東西廡及名宦祠鄉賢祠皆仍其舊
而葺治之丹雘之至明倫堂則移對學之正門加造中
門三楹翼以廊房排樹碑石設立欄楯以肅觀瞻其東
建土地文信國祠又其東建 崇聖祠皆有門有垣其
前偏東建奎星閣又前偏西建文昌閣閣之前有門門
之左則就廢基重建褒忠祠以祀明臣方正學等十四

賢又左則建忠孝祠而宮牆第一流石坊則移建東路
改書錢唐縣儒學五字至民間侵占之地宜請官示禁
勿使溷雜以褻文明於是縉紳聚謀僉以爲然告於有
司一從其議侵地旣復規制聿新楹壁丹柱重垣修廊
鏤檻雕櫳攢葢闢拱共用洋錢一萬四千七百有奇原
發經費不敷先籌款應付而以浙西商捐歲修餘資償
之自壬辰九月至癸巳七月而底於成夫建學明倫三
代之成規也崇儒右文 聖朝之美化也錢唐爲吾
浙大縣學校所係至重自今以往學庭顯敞俎豆莘莘
於以崇化勵賢進德修業邑之人文其日盛乎余主講

詰經精舍二十有八年與邑人士有朝夕切磨之誼幸
斯舉之有成喜宏規之大起當道諸公敬教勸學之盛
心與在籍諸君子實事求是之雅意洵足以闡揚儒業
振起斯文而爲 聖天子化民成俗之一助作而不
記後世奚述因識本末以告方來

小靈鷲山館記

孫翰香司馬故有別墅在吳江鷲脰湖之濱乃王載陽
徵君舊宅也園中奇石最多而以三石爲甲一曰翰墨
林一曰秋蕉拱露一曰鷲君庚申之變園毀於兵而三
石獨無恙亂定之後司馬載石而移置秀水之新塍鎮

玲瓏春色不減當時虎落巖檻位置妥帖見者詫曰此
非鷺脰湖之故物乎何乃鳥集烏飛兔興鳧逝離然而
至於斯也司馬笑曰靈鷲一峯飛來湖上子不聞乎因
卽名其居曰小靈鷲山館山館之左有榭臨流是曰留
雲水榭由水榭折而行得山洞焉是曰遯窟又由遯窟
折而行拾級登山有亭歸然是曰嘯秋亭亭之西植梅
成林是曰香雪巖由東北度石梁而下曲廊翼之是曰
倚月吟廊廊之下寒碧一潭清可見底是曰在山泉出
山洞而南有石秀拔如靈芝然築室其旁是曰壽芝室
室之上有傑閣焉所以藏金石書畫者焉是曰藏暉閣

嗟乎斯館之勝在浙西亦僅見矣唐人楊巨源詩云舊地已開新玉圃春山仍展綠雲圖請用柳柳州之例書此語於石以賀其遭而并爲主人賀抑又聞宋時靈壁張氏園中之石有曰小蓬萊者東坡居士荆溪居士及紫溪翁先後留題遂成名蹟司馬風雅好事富於收藏海內名士無不願與之游過新塍者必訪小靈鷲異時小靈鷲之名或且出小蓬萊之上矣此則吾所尤賀者也

壽氏勸學堂義塾記

小戴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然則家之有塾由來

久矣近世士大夫亦有設立家塾者而其所以爲教則
惟是應舉之學八比之文八韻之詩而已昌黎云文章
豈不貴經訓乃菑畲今之人殆未聞不菑畲凶之義乎
暨陽壽氏大族也始以多田富甲一鄉田田相擊千畝
者百號壽十萬自前明嘉靖以後科第蟬聯入直玉堂
出乘轎軒後先相望其裔有梅契茂才者誥經精舍之
高材生也與其諸長老謀謂吾族近年來稍稍不振欲
振起之舍學無繇乃創建壽氏勸學堂義塾廣置書籍
延訪明師課子弟以經史詞章卽時文襍著罔有不備
而其尤重則在治經美哉斯舉乎可謂知本矣雖然治

經必先識其門徑請粗言之治易勿信先天後天之說
治書勿信僞古文之說治詩勿從後儒之新義而廢小
序之古義治禮勿厭鄭而喜王治春秋勿廢公穀而從
左氏如此之類梅契從吾游久聞之熟矣請歸以語其
子若弟俾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學成之後神而明之
或不必拘守此說然其始必以此爲教譬猶正朝夕者
必視北辰也誠如是吾見數十年之後浙東之言經學
者必以暨陽壽氏爲淵藪矣

杭州重建北新關水口金龍四大王廟記

神姓謝諱緒錢唐安溪下墟里人宋理宗謝太后族姪

也憫宋之亡自投於水厥後明太祖與元兵戰於呂梁
洪敵據上流空中有神挽河逆行遂大破元兵蓋卽神
所爲也其旗幟隱約有金龍字是夜見夢於明祖乃封
神爲金龍四大王蓋神有三兄曰紀曰綱曰統神居第
四故以四稱神之歿也附葬其祖塋金龍山之麓故稱
金龍 國朝施潤章矩齋襍記曰神少時曾讀書金龍
山意者卽祖墓所在築室而讀書歟生也虛乎是歿也
墓乎是宜乎以金龍自表其旗而明祖卽因是以封之
也自明代以至 本朝屢著靈異疊加封號其救命頒
於 朝廷其秩祀領於祠部其事蹟詳於志乘其廟貌

徧於江海盛矣哉金龍四大王之神乎下墟里故有神
廟而杭之人以其僻遠瞻禮非便康熙中建行殿於北
新關水口其地闐闐駢坐舳舻輻湊居民行旅羅拜其
庭若節春秋敬承祀事楹桷有赫俎豆維虔神歆其祀
民蒙其福庚申辛酉間燬於兵燹楹廊碧殿蕩爲瓦礫
祠傾像毀過者盪然永康應敏齋方伯時寓武林謀於
城中縉紳先生及里父老即舊址而重建焉眾議允諧
羣力咸集地故米市按斛集貲積微成鉅鳩工庀材不
日而成材美工巧有加於昔落成之後靈瑞咸臻郵籤
津鼓逖被休嘉船車楫馬靡不利賴麗牲之碑例宜有

銘五六年來缺焉未備余蘇杭往來無歲不經由祠下
敬念朝廷祀典之重與里人崇德報功之意爰述都
較永誌來茲銘曰

忠義之氣彌綸天地神之爲神惟忠惟義冥以水死黑
帝是臣矧茲毅魄宜爲明神明祖龍興神力來助挽河
逆流偉哉一怒方今戰守江海兼籌樓船雲集礮火星
流憑藉威稜掃除頽洞前導馮夷後隨胥種新廟翼翼
永鎮河暎靈承勿替於萬斯年

杭州普濟堂記

杭之有普濟堂蓋自阮文達公撫浙時始踵而成之者

蔣撫軍攸銛高撫軍杞李觀察坦及里人高宗元與丁燾也庚申辛酉之亂堂毀於兵大亂既定百廢粗舉而普濟堂於是乎復建則又創始於蔣果敏公而高都轉卿培李司馬國賢與紳士丁君丙實左右之先後六十年間四姓適相符合杭之人咸以爲奇先是堂中可容千人嘗鑄蘇文忠高堂會食羅千夫之句於怡安堂壁及其復建也則當事者鑿於從前圍城中絕糧之厄割堂之南隅地數畝別建義倉而堂基遂狹於前乃於堂之右購孫氏屋地以裨益之而堂中規模亦日以美備曰棲流所以待羈旅之窮民曰醫局以待病者曰接嬰

以全活嬰倪曰正蒙義塾以教育孤寒子弟而清節堂而卹災所則仍舊貫而更擴之凡此條例皆丁君暨其兄申與徐君恩綬林君一枝高君光煦斟酌損益以臻厥成丁君綜理省會善舉靡不井井而於普濟堂尤盡心焉籌墊巨款至數萬金堂之中就養者五百餘人堂之外待以舉火者千有餘戶僉曰不再開拓將不足以容乃買東銓第沈氏故址如千畝爲將來增建屋宇之地自此堂基益廣堂規益宏不特千夫會食可復當時之盛或且倍蓰其舊不難矣上以副 聖天子子惠困窮之意下以盡吾儒吉凶與民同患之義豈不懿歟堂

在仁和義同一圖及前衛右所凡爲地四十餘畝夫善作貴乎善成而能創期於能守不有記載後無徵焉余主詒經講席垂三十年粗習杭事故因孫君樹禮之請記其事較而勒之石

喻志韶編修寒機課讀圖記

光緒二十一年余孫陞雲不赴禮部之試已而題名小錄出余略一流覽無甚熟識者亦漫置之而已及鼎甲姓名傳至吳中浙人之在蘇者咸喧傳曰吾浙得榜眼矣則黃巖喻君長霖其人也陞雲曰此君字志韶乃乙酉歲與我同舉於鄉者也其明年余來西湖君已請假

旋里循詞館舊章具白柬介其舅氏王子莊孝廉投書於余余讀之乃歎曰君之掇巍科享大名宜矣哉蓋君之父西塘先生固義士也而母王太宜人又節母也同治中粵寇犯台州及黃巖西塘先生集鄉團禦賊力竭死之君年甫七歲亦陷賊中王太宜人籲告親故稱貸銀錢百計營求始得贖之以歸大亂之後資用蕩然生計之艱蓋可知矣太宜人念家世單寒先夫始自奮於學齋志而歿藐是遺孤庶成父志故雖辛苦墊隘課讀益嚴蓋太宜人乃文學梅庵先生之女梅庵先生余嘗銘其墓稱爲敦行不怠古之君子太宜人幼承其教女

而有士行者故能躬課其子然卒以貧故長子三子皆先後輟學而君則讀書如故太宜人從其姑夜織君輒就機前執卷伊唔其三子曰則從其兄耕夜則仍從其母讀機聲書聲丙夜未休今君貴矣而其三子亦名在庠序太宜人之意其可大慰乎君憫母氏之劬勞又念幼時孤苦之狀繪寒機課讀圖以紀之距課讀之時已二十餘年矣君之言曰杭之餘杭嚴之桐廬金之義烏紹之嵎縣台之黃巖皆有喻氏而皆不甚著三百年來無讀書成名者吾台喻氏尤微後世溯家學之淵源當自吾母始余聞之而有慨焉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引芸

閤姓苑云喻氏出鄭公子渝彌然左傳實作俞彌不作渝彌隋書經籍志云西河記二卷記張重華事晉侍御史喻歸撰而晉書張重華傳則云御史俞歸喻歸俞歸必是一人則喻氏俞氏實爲一姓詳見余所著春在堂隨筆吾俞氏自元時已居德清東門外之南埭先世皆以耕兼讀五百餘年來未有顯者余幼時因先君子頻年客授於外母姚太夫人自課之讀回憶膝下授經猶如前日而蹉跎白首學業無成每一念及爲之汗下君則高掌遠蹠自致青雲異時寒機課讀圖必與嘉興錢氏夜紡授經圖同傳千古一在浙西一在浙東豈非兩

浙之光而喻氏之慶乎吾孫陞雲固君之同年其母姚氏余亦素稱其賢孝因君此圖而牽連及之亦所以勛吾孫也

合江李氏墓廬雙柱記

古來純孝之士思慕其親廬居其墓至性感孚往往及於草木史家所載有墓木連理者有芝生其墓者晉史孝行傳贊云德之所屆有感必徵孝哉王許永慕蒸蒸揮泗澗柏對楊巢鷹洵不虛矣合江李霽嵐先生君子人也咸豐五年母陳淑人卒越二年贈公繼之既營葬於龍德山之原先生築室於場塊然獨處綿歷五年手

種雙桂今森然參天秋日花開香聞數里哲嗣紫微明
府屬其友繪摹廬雙桂圖紀之宋時錢文僖留守西都
起雙桂樓歐陽永叔尹師魯皆爲之記況至性至情垂
芳遺藻非特君子之澤抑亦蓼儀之思宜有記載以播
風徽昔蘭溪高子章先塋有兩桂樹杜端父賦詩云對
比儼然前輩是此可爲先生詠若世俗所傳宋平章馬
廷鸞手植桂樹百年猶在平章降神題句有云五百年
丹桂時來應放狀元花此則雖可爲李氏卜轉不足爲
先生重矣

朱修庭觀察賓園記

修庭觀察於吳下寓廬之後購得隙地而闢爲園經之
營之以底於成乞余文以記之時余追暑杜門未及往
覽其勝也承以圖見示東西之廣六丈而弱南北之修
七丈而強有池粼粼然搖青而涵綠也有石峨峨然帖
薛而黏苔也南向有樓顏曰尺五樓可以登高明遠眺
望也東向有屋如舟顏曰定風波舫可以獨浪烟霞高
卧風月也池之東有亭與定風波舫相對則命之曰船
照亭池之西又有小樓之窗窈窕巒隔玲瓏稍參以西
法則命之曰寶墨榭以藏董思翁所書歸去來辭石刻
也此外小橋畧約修廊迴環蓋園雖不甚寬而園所應

有者無不備具亦可見其意匠之巧矣余問此園何名則曰賓園余請其說君曰人生如寄耳凡功名富貴皆儻來之物下此宮室車馬尤外之外者矣平泉草木殷殷垂戒無乃所見之不廣斯園也成人皆以吾爲斯園之主不知吾亦賓也春秋佳日良朋萃止一觴一詠聽客所爲於其東別闢小門以達於外入門看竹可以不問主人故名之曰賓也余乃歎曰達哉斯語乎孔子無我佛氏亦無我君能混人我之見已貫通儒釋之旨矣嘗讀陳椒峯先生玉璫學文堂集有客園記其略云陳子因所居西偏隙地種竹累石鑿池環繞左右名曰客

園園雖創於陳子凡陳子之客皆可往來坐卧於其間
陳子不得而私焉故曰客也君之賓園與陳子之客園
抑何其不謀而適合歟達人大觀寓意於物而不留意
於物所見略同矣余自號賓萌以賓萌遊賓園無喧賓
奪主之嫌伏暑旣徂涼風告至余將與君坐定風波妨
登尺五樓而爲斯園賓中之賓矣

昭慶寺重建戒壇記

自優波離尊者口傳律藏而戒律以興其在中土則漢
靈帝時有天竺五桑門支法顛等始於長安譯四分戒
遞傳至元魏法聰律師始開四分之宗又傳至唐貞觀

中終南山澄照律師而南山之宗立焉釋其義者多至六十家其後惟宋時昭慶眞悟律師允堪作會正記超出六十家釋義之上是故天下言戒律者歸昭慶昭慶之有戒壇建於宋太平興國三年經始者爲永智律師而眞悟繼之昭慶律宗於是大振壇之興廢不常然旋廢旋興不久而復蓋眾信所歸成之自易也咸豐之季杭州再陷寺爲焦土收復之後有羽高律師者誅茅爲屋聊蔽風雨江蘇信士張月葭捐貲重建法乳堂五楹餘未逮也光緒四年今住持律師發朗慨發宏願冀還舊觀監院僧蓮舟助之經營於是善信景從檀施雲集

凡六和堂綠野堂蓮喻室祖師殿伽藍殿齋堂客堂庫樓寮房次第告成而戒壇猶有待也爰有錢唐丁君松生與吳興龐君萊臣張君定甫過而歎曰昭慶以戒律聞天下而傳戒無壇非獨佛門之不光抑亦杭郡之羞也乃出巨貲重建戒壇又以餘力建法壽堂贖還放生池而寺之舊觀盡復都凡用洋錢八萬有奇而戒壇所費居四之一戒壇既建仍依故事春冬傳戒僧俗畢集信受奉行而昭慶律宗於是乎又復振昔顏魯公有撫州戒壇記陸長源有會善寺戒壇記作而無述後將奚稱余每歲春秋兩至湖上與聞盛事樂觀厥成乃爲之

記并係以銘銘曰

寺以律名律以戒成戒必爲壇有基無傾况茲勝地然
鐙以生豈其靈蹟可付榛荆鳩工庀材是經是營昔傳
地湧今又崢嶸春冬兩戒萬眾歸誠更千百年佛法昌
明上鞏 皇圖下佑黎萌

剡源先正祠記

韓文公稱古鄉先生歿而祭於社此語不知出何書昌
黎之文當必有本文王世子篇凡釋奠必有合有國故
則否所謂國故者國之先聖先賢釋奠於學則祭之今
學校祀鄉賢當起於此而非祭於社也史記封禪書言

毫有三社主之祠此三社主不知何人豈鄉先生之歿而祭於社者歟以是推之則上文言雍有九臣十三臣索隱謂不見名數所出或亦其類歟夫過大梁者佇想於夷門游九京者流連於隨會庚桑子居畏壘之山尙有尸而祝之者況其人已往歟然則哀集其人合爲一祠而俎豆之固亦禮之所應有矣吾浙甯波所屬有奉化者縣境遼闊分爲八鄉剡源者八鄉之一也剡源溪自四明山來經由其地凡有九曲鄉之人有趙君霈濤者一鄉之望也以邑志久未修輯力所不逮乃自纂修剡源鄉志告成之後慨然曰吾鄉雖地瘠民貧而代有

高人逸士縣學鄉賢祠闕略未及生其鄉者不爲表彰
則年載既遠安知不付之湮沒乎乃糾合同志集貲建
祠於丹山赤水洞天之麓名曰剡源先正祠其地在剡
源之中介五六曲之間所祀自宋免解進士樊公紱以
下至 皇朝孝子張公立止凡三十七人辜較所費洋
泉六百有奇又捐田四十五畝爲祭祀之用若節春秋
潔治牲醴與鄉中父老子弟瞻拜祠下亦一盛舉也宋
寶慶間袁韶知臨安府建許山以下三十九人之祠事
與此類然彼猶官爲之而趙君乃以鄉人力成其事可
謂有志竟成者矣趙君有令子曰文衡字平之肄業於

詰經精舍言於余請爲記烏呼方今風俗亦少漓矣苟能推此意而徧行之使鄉之人皆有所矜式薰其德而善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不讀非聖之書不爲高世之論庶可以樹吾道之閔而奪異學之幟乎古人祭鄉先生於社其意蓋在此孔子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吾於斯祠徵之矣

杭州白衣寺移建觀音殿記

杭州天竺講寺供奉觀世音聖像歷代崇奉靈蹟昭然每至春日士女進香者以千萬億計雖東海普陀落伽山固觀世音菩薩道場而其僧眾亦必朝禮天竺雖遠

弗憚來者既眾城外海潮昭慶諸叢林錫影瓶光在處
皆滿而城中獨無經行冥坐之地咸以爲憾道光初有
佛頂山僧曰果禪者於城中王馬巷訪得好木菴故此
乃好木禪師棲隱之所事載府志因卽於其地誅茅爲
廬而創始焉經營兩載始克有成建立殿宇奉事觀音
爰名之曰白衣寺然財力旣未能充足而地址又有所
限遂使殿門不得南嚮出入稍迂果禪以爲未慊示寂
之際猶耿耿不去諸懷光緒二十年住持僧本應以老
退院俾其徒印悟由城東藥師菴移主此寺乃力以振
興自任諸搢紳先生鑒其意誠亦樂成之用能恢拓寺

基補建僧寮爲殿爲堂凡七十三楹寺前餘地購而有之殿門遂得南向以便出入又築壁其前爲之屏蔽以壯觀瞻工竣之後大眾來觀碧殿赫廊規模美備咸合十而歎曰果禪未了之心願成於此矣此豈獨普陀僧眾來朝天竺者有挂錫之所哉心香無礙卽以此作天竺觀可也余因爲記以志其成

高宗賜錢文端公詩卷記

乾隆十有七年錢文端公引疾歸里

高廟賜詩

以寵其歸今詩卷猶在光緒二十三年其裔孫怡甫觀察出以示余伏念乾隆一朝極千古未有之盛公遭際

盛時明良遇合亦極千古未有之隆自公歿以來一百二十三年而此卷有神物護持至今世守勿失因思杭州徐文穆公於乾隆九年告歸

高廟賜五言律

詩一章同朝自鄂文端張文和以下恭和者十有四人稽文敏奉

敕書爲長卷其卷亦至今尙在余於其

裔孫花農太史所得敬觀焉今又獲觀此卷歐陽永叔記仁宗御書飛白言御書所在將有榮光起而燭天今浙東數百里間錢與徐兩家藏此瓊寶雲章爛然輝映日月必將如歐陽所云矣花農在翰林頗有聲而怡甫起家劇縣踴陟監司其勲業尤未可限量又以見世家

喬木之與 國運共靈長也

附詩二首

二老東南錢與沈

純皇親許兩詩人

高宗詩云

二老江浙之大老又云沈期錢起兩詩人謂公與沈文憲至今百有餘年後

御墨淋漓色尙新

看取榮光上燭天賡歌盛事憶當年邇英歲拜

天家賜知是雲章第幾篇

高宗賜公詩甚多非止此一篇也

歐陽公記仁宗飛白自稱余東坡記仁宗飛白則

稱臣論者或以蘇爲得體余以此卷藏於私家非

觀於內府也若用蘇例則首行應書故刑部左侍

郎錢某似亦非所以應其子孫之求故仍用歐例

孤山忠節祠記

杭州保安坊故有忠節祠見阮文達所刊兩浙防護錄
祀宋太學生巨翁徐公者也公諱應鑣江山人德祐二
年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百餘人皆從公誓不北行登太
學雲梯樓自焚其僕破壁掖之出翌日孥子女投井死
益王立於福州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學者私謚正節先
生今其墓在方家峪其祠則不知何時由城中移建孤
山然 國朝周三變抱玉堂集載徐問濂十世從祖諱
江山字伯仁別字六橋明正德辛巳進士官至尙寶卿

問遽承其祖附其主於孤山歲寒巖忠節公祠並訪得
其繼室施宜人墓誌移置祠中則祠在孤山由來舊矣
不稱正節而稱忠節者或正節其私諡而忠節乃後來
之褒封歟咸豐之季祠燬於兵同治光緒間有徐氏之
裔來自湖州謀復建之就錢唐丁君松生而詢顛末詳
告之而去亦不知果建否越二十餘年丁君游孤山則
已儼然有祠而祠又積圯日光穿漏四壁僅存問其鄰
林公祠之守者則云祠裔或歲來一祭或比歲不來祭
祠無守者羣丐踞其中故地壞至此耳入而視之則正
節先生暨公子曰琦曰崧及女元孃之位皆在此外又

有題宋贈諫議大夫諱應鑣宋贈進士諱琨者或其兄
若弟及兄弟之子歟又有宋贈忠懿夫人方氏則不知
何人矣入明代則有兵部尙書諡貞襄諱琦者又有二
十四世授禮部儒士曰近湖公者二十五世錢唐庠生
曰閻生公者至 本朝有工部右侍郎總督漕運諡清
獻諱旭齡者又有二十七八世某某諸位而江蘇巡撫
諡莊愨諱有壬其最後一位也然則公雖衢人而其子
孫實分處杭湖兩郡故杭湖徐氏皆與焉丁君周覽其
間歎曰及今不修此祠又廢矣夫水原本本之思徐氏
一家之私也若夫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過大梁者佇想

夷門游九原者流連隨會則固人人共有此心者也因
與其友鄒君典三張君寅伯謀葺而新之又以六橋先
生之位祠中缺焉爲補立之旣畢工求記於余以垂永
久余惟此祠也以正節先生爲首而以莊愍公殿之五
百年來大節凜然後先輝映洵可與四賢六君子祠同
爲孤山生色矣丁君此舉不獨表章先哲矜式後來抑
亦孺立頑廉有功名教者也余所寓樓卽在孤山之陽
距祠最近異日腰脚稍健扶杖登山躬拜祠下邇遺芳
而仰餘烈益歎丁君所見者遠矣

李藝淵觀察慕萊堂記

慕萊堂者李藝淵觀察守臨江時所築以識其思親之誠意者也臨江故有老萊子遺蹟按老萊子楚人史記附見老子列傳而正義引列仙傳稱其却楚聘去之江南則淪水淦山間爲其避世所至故老相傳自當不妄觀察守是郡時二親皆在而戀枌榆之樂謝軒冕之榮安車迎養屢請不至觀察有白雲親舍之思慕萊之堂所以築也未幾而太夫人棄養不久而封翁亦捐館舍晉孫綽表哀詩序云親存則歡泰親亡則哀悴老萊婆娑於膝下曾閔泣血於終年今也萊子之婆娑未逮而曾閔之泣血隨之慕萊之堂一變而爲樊仲平之永慕

堂宜觀察之仰戀而俯歎矣然余竊有爲觀察慰者明
永樂時崇仁有李思明者宰閩之福安縣效老萊子娛
親故事扁所居堂曰戲綵爲其母祝七十壽一時士大
夫咸爲歌詩以美之而同時王克義爲之序并推論其
後曰老萊子隱逸未仕思明則綵衣而圭組矣當歎萊
子之德移孝爲忠以報朝廷之知遇而顯親揚名以家
之肥爲國之肥不啻戲綵云爾也斯言也余甚躋之敬
爲觀察誦之夫思明一邑宰耳觀察則由五馬而入驪
從此陳臬開藩敷歷中外其功業必有卓然可傳者非
如思明之名蹟寂寥無聞也然則我朝邵陽李氏之

慕萊堂必大過前明崇仁李氏之戲綵堂矣

德清重建儒學記

吾邑之有學創建於宋大中祥符三年本在縣治之南
明正統六年始移於今所嗣後屢圯屢修具詳邑乘可
無述焉咸豐之季吾邑再陷於賊同治三年官軍收復
縣城城郭荆榛市廛煨燼而學宮亦全燬矣邑士大夫
馮君壽鏡丁君毓琨胡君汝聯蔡君兆騏丁君覺源沈
君駿飛合謀修復鳩工庀材撤捐從事邑侯旌德劉公
蘭敏言於方伯發洋錢二千以濟工用乃重建大成殿
並東西兩廡於殿東北隅建崇聖祠又於東建名宦祠

於西建鄉賢祠大門二門及櫺星門次第落成而經費
已竭明倫堂及兩博士齋均未之建至光緒二十二年
武昌黃公大華來宰吾邑慨然曰學以明倫也堂之不
建倫何以明乃捐廉俸銀洋錢三百以爲之倡邑紳前
署奉天東邊道徐君本衡捐錢如其數邑之人士聞是
舉也咸大用勸集貲至三千四百千有奇又得徐君士
駿施君涵高君振垣沈君汝楷戴君湘徐君肇基許君
德修沈君光裕董理其事閱實其功都凡明倫堂五間
正副兩博士齋各十間經始於光緒二十三年八月至
二十四年歲在戊戌而一律告成是歲也吾孫性雲適

以第三人及第於是邑之人咸喜曰吾邑進士入國朝來一甲一名者二人一甲二名者亦二人而一甲三名未有其人今學宮之工畢而三鼎甲全庸非其驗歟余曰不然科名雖出於學校而學校固不獨以科名重吾郡屬縣凡七而自烏程歸安外吾邑爲盛不特科名然也卽論學術亦然蓋天目之水龍飛鳳舞以走臨安必先經由吾邑鍾其靈秀聚爲英華故歷代以來人材輩出國朝二百餘年尤稱極盛先達諸公其登巖廊位卿貳者皆卓然爲時名臣次之亦能以政事文學自見一二老師宿儒又能原本經史發爲文章垂爲著述

以紹續儒先嘉惠來者吾邑大家舊推四姓曰徐曰胡
曰談曰蔡而沈而許亦右族也稽其譜牒咸有傳人余
生也晚未獲親炙然自童稚以來耳目所及如三江三
戚三戴並以兄弟競爽推重一時亦吾邑之美談也方
今朝廷力求振興尤以人材爲重士生其時宜如何爭
自磨勵以副上求哉夫取士之道雖或不同而原本經
史以爲之根柢則固萬變而不離其宗者也吾儕幸學
宮之落成入其門拜其堂下肅然而觀穆然而思思鄉
先達之流風餘韻父以勉其子兄以勉其弟則學術盛
而科名亦盛上以副 朝廷敬教勸學之心下以副賢

有司化民成俗之意與邑士大夫辛勤集事之苦心必有在矣余衰且老猶惓惓然爲吾桑梓之邦望也

嘉興陳氏祭田記

自咸豐同治以來大亂旣平士大夫撤宗收族以義莊求記於余者七八家而祭田未有聞焉今乃得之於嘉興陳氏夫義莊必兼祭田而祭田不必兼義莊似義莊爲勝矣然推建置義莊之意在庇佑其後人而設立祭田之心在承祀其先祖士無田則不祭是故祭田尤重也嘉興陳氏自宋南渡時遷居平湖縣之務航橋明宏治間又遷感化鄉之香莊橋至今猶以陳氏邨名其地

萬厯閒遷於郡城 國初順治閒又遷嘉興縣永豐鄉
未幾又遷還郡城所居曰洲東灣築室曰式穀居傳子
及孫代有聞人乾嘉以來科名極盛戶口亦繁而家事
亦日益饒衍於是廣置祭田以供粢盛牲醴之用累世
皆如是積而計之其爲田多矣咸豐之季浙西大亂舉
族倉皇出走轉徙流離死亡相繼亂定復還而人丁寥
落門戶衰微祭田亦蕪穢不可問三十年來稍稍整理
荒者治之缺者補之而後克復其先世之舊按畝而稽
之無緼焉咸喜曰祭田復矣雖然祭田固傳之百 者
也歷世久遠子姓繁多其賢者擴充之其愿者持守之

若降而下之則有不可究詰者矣祭器不鬻而况祭田是宜有記以傳播遠近垂示來茲使眾皆知某阡某陌爲某氏之祭田則覬覦之徒絕矣族之人皆曰然其族長老曰澤曾字穎樓者寓書於余而求記焉余嘗讀楚茨之詩矣其首章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此卽古有祭田之證其卒章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嗚呼何古人思慮之深長哉蓋詩人之意固望其引之也而詩人之意又慮其替之也於引之之時而豫爲勿替之計此必有道矣余以祭田尤重於義莊嘉陳氏子孫能於

干戈燹燹之餘復其倉盈庾億之故而又能規畫久遠使子子孫孫有其引之莫或替之是皆可記也陳氏之復祭田舉族聚謀而有寶濬字廉夫者其力爲多余於廉夫之先德有同歲生之誼故不辭而爲之記至其祭田若干畝則陳氏已編次成書并先代墓域皆繪圖以附於後詳且盡矣余不贅焉

新陽王氏義莊記

自來言義莊者莫不盛稱范文正公而余所稱道弗置者則尤在鉛山劉氏之義榮社按宋王闢之澠水燕談云鉛山劉輝嘉祐中連冠國庠得大理評事簽書建康

軍判官哀族人之不能爲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縣大夫易其里曰義榮社夫范文正之爲義莊在旣登兩府之後名位旣顯物力自充若劉輝雖冠國庠僅居末秩而買田贍族爲人所難其規模或稍遜於范氏而其義甚高其榮亦不可沒義榮之名洵足千古矣乃今又得之於新陽王氏王氏本江蘇太倉州人其先世遷於新陽遂籍新陽王君景翰字若翬光緒元年 恩科舉八七應禮部試名動公卿閱然竟不售遂絕意進取歸而治生量入爲出力行節儉家故不豐至是稍裕乃慨然曰吾忍獨豐乎哉蓋君累世皆勇於爲義君父上舍

君諱承露嘗有建立義莊之意君承其訓力以自任節
衣縮食漸成厥志搢搨數年始買田一千餘畝立爲義
莊又買地一區建屋十六椽置爲莊屋都凡用白金四
千一百十三兩有奇每年所入除以錢漕納官外悉以
供祭祀之用及族人喪葬婚嫁之需其貧不能自存者
計月而予之米其讀書而應試者大小試皆有助君手
定莊規十則條理秩然其事甫定遽捐館舍有令子曰
慶社具其本末上於臺司咨部立案以垂永久而徵文
於余以爲之記余惟我 國家重仁襲義久道化成士
大夫之建置義莊者所在多有而見於吾文者亦六七

家矣獨於王氏此舉尤所敬仰何也蓋視劉氏義榮社而更有加焉夫劉氏初登仕籍家無餘資克成義舉固已難矣然劉輝崇政殿試第一以大理評事爲建康判官雖名位不逮范文正要是敦歷仕途者也君一舉於鄉僅就校官之職銖積寸累有志竟成免一族貧乏之憂成先人未竟之志劉氏之田止以百計君之田則以千計垂示後昆風勵當世豈不偉歟余文鄙陋懼不足以張此高義重違其請謹記辜較并係以銘銘曰

義莊之名羣推范氏吾於劉氏尤所深企懿歟王君殆其繼起拮据經營有進無止積少至多累微成鉅良田

千畝歲收萬秭以贍族人以承先旨百世而下繼承無已推尋所自實自君始宜曰義榮以表其里

吳縣陳氏義莊記

光緒二十二年冬江蘇巡撫趙公上言吳縣員外郎銜候選主事陳宗浩以其曾祖三品封職陳充然篤於族誼議建義莊而力未逮祖三品封職陳坦本生祖六品封職陳垠父三品封職陳傳鉞竭力經營未竟其事宗培敬承先志創建義莊先後購得長洲元和兩縣則田一千九十三畝有奇歲收租米除完國課及春秋祭祀外凡族中鰥寡孤獨及廢疾者皆有養凡族中婚嫁

喪葬皆有助又於吳縣境內購得房屋一區作爲莊房
於元和縣境內購得市屋一區永遠歸義莊執管造具
冊結由學牒縣由縣申府由府申司由司轉詳前來謹
恭疏具題 詔下部議議給樂善好施字建坊旌之

天子俞焉於是陳氏義莊之名大著而其規制之善經
畫之周亦有非他義莊所及者蓋陳君創建之後其族
叔父國光族兄弟清綬清熙秉哲及從子世標恩梓恩
澤等又襄助之續置祭田若干畝市屋若干區陳君用
銀三萬八千六百兩有奇合之國光等所助者辜較可
四萬兩經費充裕思慮精詳余讀其所輯規條三十有

六存者有教養之資歿者有祭葬之助立主奉主管各一人互相董理每歲所入用七留三以備不虞族有爭訟不得越義莊而徑訴官司歲入所餘封藏鐵櫃不得借貸取利凡此之類皆可以示子孫垂久遠近來士大夫所建義莊多矣見于吾文者亦非一家矣未見有規條之善如此者也陳氏自明嘉靖間有諱通字北溪者始自豫遷吳是爲始祖 國朝乾隆間有諱亮字旭如者建宗祠於虎邱山塘而族於是始大然數百年來惟以忠厚孝弟相傳勿替而未有顯於世者義莊立而凡子弟貧不能從師者每年子學費錢六千每月朔望

均令至莊察課優者有獎其後又於義莊之中設立家塾先開兩齋曰經塾曰蒙塾吾見自此以往文藝勃興人材輩出陳氏之昌未有艾矣定海黃君元同已爲之記而陳君又求記於余余惟黃君之言推論及大宰九兩繫氏所見甚大不徒爲陳氏慶余則就事言之蓋深爲陳氏慶也

徐學使捐加誥經精舍經費記

光緒二十年九月廣東學政徐以銀二千兩咨交浙江巡撫廖發典商生息以加廣誥經精舍院長束帛考生膏火時余主誥經講席議以考生膏火爲重自來支放

東脩膏火必以庫平而來平小於庫平以庫平折實得
銀一千八百二十四兩按月八釐生息每年得息銀一
百七十五兩一錢有四釐乃加望課內課五名每名每
月一兩二錢外課十名每名每月六錢歲行十課共銀
一百二十兩餘銀加院長東脩截零歸整得五十五兩
遇閏息增則加內課一名無閏不加精舍之人僉曰美
哉斯舉也不可不記爰刻石銜壁以垂永久徐君名琪
仁和人舊肄業於是者也

雲岫寺藏經閣記

武康縣之東南有雲岫山焉周九里高八十丈其下有

雲岫寺創始於元至正重修於明萬厯 國朝乾隆中

又修葺之及咸豐之亂寺毀於兵大難既平乃謀修復
則有廣嚴禪師者紹興人也年二十祝髮於羅山棲賢
寺同治庚午之歲來主雲岫苦行清修遐邇敬仰於是
善信景從檀施雲集自大殿天王殿以及齋舍禪堂無
不煥然一新又以亂後經典散佚禪誦無資恭詣京師
請藏經全部以歸建藏經閣以度之而求記於余余惟
國朝雍正間開藏經館刊刻藏經至乾隆二年而後
告成自天字至機字共七百二十四號可謂集佛海之
大成矣其時孝豐百福寺僧真蓮曾預校閱之役歷百

六十年而武康有藏經閣之建廣嚴禪師道行之高不在真蓮下龍藏所在佛天保護一切天人阿修羅過是閣者咸合掌恭敬以諸華香而散其處從此年穀順成人民康樂於以銷劫運而迓和甘則茲閣也豈徒龍象之光而已哉武康與吾邑接壤余雖衰老或明春腰脚稍健扁舟一葉來泛前溪當可訪禪師於聽經樓稍領般若華嚴寶積涅槃諸大部之西來微義也

李公祠記

光緒十六年秋亭李公以積勞病歿於漠河礦局 天子憫焉贈內閣學士銜 詔於原籍及長春廳及漠河

金厥咸建專祠已而原籍無錫縣專祠告成求記於余
余謂公之功不在一隅公之祠亦不止一處茲祠雖建
於原籍然記公之祠書公之事固宜舉其大者最公一
生行事其隨同淮軍克復常州無錫金匱宜興荆溪諸
城及籌備甘捐轉運軍械饘饘以濟西征之師則功在
軍旅其創義振以振淮徐海流之饑遠而及於山東直
隸集貲數十萬金全活數十萬眾則德在生民其權吉
林府也攤丁於地以杜胥吏之擾禁市用空券以懲民
之誑豫其權長春廳也禽斬大盜苗青山以靖閭閻請
永免廓爾羅斯公地加租以蘇民困創設養正書院以

興文教此又其政在邊陲者也然此猶非其大者其大者則在與俄交涉諸事自通商以來若英若法若美若德並交於中國然皆隔絕大海惟俄與我壤地相接識者謂今之天下猶古戰國也戰國之大患在秦今日之大患在俄自咸豐間中原多故未遑措意東方俄遂乘閒蠶食我邊地 中朝雖特命大臣履定疆圉而迄未能如約畫界公前後從將軍銘安督辦吉林防務大臣吳大澂出關疆理其事按中俄條約自瑚布圖河至圖門江口嶺以西皆屬中國距江口二十里設立界牌地圖以紅線爲界而前之定界者誤以嶺西罕奇毛口巖

諸處畫置線外俄復於中國界線內黑頂子之地私設
卡倫距江口幾及百里公責令退還侵地重立界牌理
眷東有蘇城溝者地陷於俄民瀕於死公招之還授之
田華民數千戶得生聚如故又有八道河華民王純依
爲俄人焚其棚殺其人公與俄官廓米薩爾力爭卒論
俄人如律俄欲於東三省要地設領事官公執不可乃
止俄頗憚公爲人呼之曰李知府不敢名及將治礦於
漠河適有精奇河勘界之議 朝議卽以屬公公與俄
定期會議而當事者又依違不果公曰吾可得罪於上
官不可失信於俄人投袂而往使得伸公之意則疆界

一定俄患其少衰乎嗚呼此公所以義憤填膺而不能
自己者歟其治漠河之礦也或以地苦寒勸勿往公曰
凡治礦皆爲利我治礦非爲利也漠河與俄止一江之
隔俄三十里置一堡堡設兵數百眈眈於漠河久矣我
此行也聚財聚人借開礦爲治邊之計耳披榛伐木裹
糧就道由墨爾根入山皆自古人跡不到之境鑿行四
十餘日始抵漠河營造屋宇招徠流民訓練勇丁創立
厓次而產金之硯在萬山中深林密箐夏不解凍秋卽
雨雪繩深椎險巖苦萬狀公經理有方以次開拓自光
緒十四年開工十五年出金萬九千兩有奇十六年正

月至八月出金萬八千兩有奇成效甫著而公病矣病中猶以往來必假俄道乘俄船異日懼爲所梗欲自漢河開直道南至齊齊哈爾城復造舟由松花江溯流而上達漠河分水陸兩道以便轉輸建議未行齎志以歿疆臣悼歎 廷論惋惜蓋非止區區爲開礦計矣公諱金墉秋亭其字也江蘇無錫人由同知歷官至吉林候補道加二品銜余因無錫原籍專祠落成而爲之記敬舉其大者宣示後人非徒爲一鄉矜式而已將以推明聖天子眷懷勞勩風勵臣庶之義使後之拜公祠者聞公之風行公之志以固邊竟之藩籬而敷外人之觀

觀此則 朝廷敕建斯祠之深意也夫至公一生事蹟
上有 國史下有墓志不具書

丁氏松夢寮記

丁君松生以松自號意其有取於松乎莊子云受命于
天惟松柏獨也正冬夏青青宜君之有深契矣然余訪
君每坐於竹書堂未見有松也君從容語余曰吾所居
本徐氏屋先高祖外家也因其後人將斥賣其屋材吾
先君不忍其毀購爲別業嗣後日益擴大自正屋延慶
堂正修堂外餘屋各以意爲之名曰梅溪書屋以越中
故蹟而名之非以梅花名也曰樹萱堂以奉母而名之

非以萱草名也惟松夢寮則以黃山松而得名蓋嘗得
黃山小松愛其奇古因以名吾寮子盍游吾寮觀吾松
乎余欣然諾之然余居湖上入城時少未暇也戊戌之
秋君以書來屬爲松夢寮記時君已久病矣余重違其
意乃爲記焉按夢書松爲人君夢松者見君也稽之故
事丁固夢松十八年而至三公尤爲君家佳話君居鄉
里名動公卿當左支襄撫浙舉君才可大用使君應
召而起則夢書所占信矣又安知不爲丁固之續乎乃
君高蹈邱園肥遁不出然則此夢也乃溫庭筠詩所謂
松軒麾外客高枕自蕭疏者豈有膠膠擾擾者亂其神

明哉仙人葛長庚云太微宮中奎星之精化而爲松松之魂松之魄戲白龍翔青鳳君之松夢當作如是觀矣抑又聞唐鍾輻建山齋手植一松夢朱衣吏曰松圍若干子當及第是又丁固後一佳夢君老矣然君之子及兄子皆已舉於鄉他年及第之兆自必有驗君病中聞之或亦輾然而一笑乎

張紹歐知足不足堂記

嘗聞螭與鸞鳩之笑大鵬矣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君子曰善哉知足又聞河伯之語北海若矣秋水時至百川

灌河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謂盡在已至於北海
東面而視不見水端始望洋向若而歎曰吾非至子之
門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君子曰善哉知不足知足之
說出於老子所謂知足不辱是也知不足之說出於學
記所謂學然後知不足是也君子以知足之心處境以
知不足之心勸學吾儒之說不當如是歟乃吾則又有
說焉天下安所謂足足卽不足矣天下安所謂不足不
足卽足矣世界至足也散之卽微塵也微塵至不足也
合之卽世界也金剛經一篇大旨在乎無實無虛知其
無實何足之有知其無虛何不足之有須菩提問如來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知足斯能住知不足斯能降伏能住則一切法皆是佛
法能降伏則一切法皆非佛法是故如來說具足色身
卽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又說諸相具足卽非具
足是名諸相俱足會得此旨足卽不足不足卽足一以
貫之矣佛理如是儒理亦如是子曰衣敝蘊袍與衣狐
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知
足之說也佛所謂應如是住也子路終身誦之子曰足
道也何足以臧此知不足之說也佛所謂應如是降伏
也張子紹歐以知足知不足名其堂自蜀中數千里遺

書求爲之記書此報之張子必笑曰曲園毫而荒矣

德清柳侯專祠記

謹按古之祀典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是以樂公有社于相有祠由來舊矣吾邑自唐天寶元年改湖州爲吳興郡改臨溪縣爲德清縣於是始有德清縣之名而其時柳公察躬實始來爲德清令乃柳宗元之祖柳集中先侍御史神道表所稱德清君卽其人也柳公事蹟雖無可考然旣歿而邑人祠之及宋而戴侯之神興卽以柳祠故址祠之於是祀戴兼祀柳而後又附以葉侯是爲吾邑三總管考戴侯之神其事在宋元祐時自唐天寶

至宋元祐遠矣而祠址猶在。非有功德於民而能若是乎。至今三總管之祠四境皆有。然皆以戴爲主。與初祠柳侯之意固大異矣。且以柳侯配葉侯。有紅社綠社之稱。褻神殊甚。伏思吾邑神廟以餘不亭侯孔公爲最古。其次卽柳侯也。今孔廟長新而柳祠竟廢。徒隅坐於戴葉兩神之次。春社迎賽事同儺戲。非所以報明德重祀典也。余訪得西門城上有柳侯祠。戴葉兩神皆不與焉。擬請稍爲修葺。以此爲柳侯專祠。列入祠典。春秋官爲致祭。庶足以表彰古蹟。景仰前徽。使士發思古之幽情。民存不忘之遺愛。還風氣之樸茂。召雨露之和甘於世。

道人心所裨非淺也

錢唐西湖唐氏祠堂記

唐氏出於帝堯厥姓爲祁唐書宰相世系表及鄭樵通志皆無異詞然史伯之對鄭桓公也曰當成周者南有隨唐韋昭註云隨唐姬姓則固有姬姓之唐矣是故唐氏有二堯之後祁姓也燮父之後姬姓也稽之前史代有聞人在春秋則有若唐倭唐荀在戰國則有若唐睢唐勒在兩漢則有若唐滂唐彬至唐而唐休璟相中宗朝於是史家表其世系譜牒炳然與寒門白屋迴殊矣吾浙錢唐之有唐氏自宋南渡始厥後遂爲望族紹興

開有仲仁仲義仲友仲展仲溫並登進士第世稱唐氏
五仲以爲美談舊有祠宇在鹽官縣年代旣遠遺址湮
焉同治中唐氏有賢者月樵君與諸昆弟謀將建祠於
西湖而卒不果月樵君有賢子耆年字洛夾者乃卒成
之買地於金沙港十有四畝經始於光緒二十六年逾
年工畢爲堂五楹奉質肅公介爲祖昭穆相次秩然不
紊庭中植桐樹焉剪桐錫封得姓所自封植嘉樹以識
本原蓋固以爲姬姓之唐也其左又闢小園曰金溪別
業有梅數十株築小軒顏曰香雪後有小池徧栽菡萏
迴廊曲榭通以平橋亦西湖一勝地矣旣成求記於余

余讀明人何喬新椒邱文集有唐氏世德堂記言廣昌金井里有衣冠之族唐氏自祖父以謹厚稱至彥恭以世德名堂而其子本源求爲之記今洛英太守承先志建家祠豈特如彥恭父子已哉余之文雖不及何文肅而錢唐金沙港唐氏之祠視廣昌金井里唐氏之堂固遠過之矣文肅之言曰勉樹厥德余亦何以易乎斯言洛英勉之吾知唐氏之德與莘莘之梧桐俱盛矣